



三读 《鱼我所欲也》

——品味孟子的说理艺术

课程老师：柳怡汀



孟子其人（约公元前372年—公元前289年）



孟轲，邹人也。受业子思之门人。**道既通**，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适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。当是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彊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**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**——《孟子荀卿列传》





为人：孔子宽厚谦和，孟子刚正不阿。

思想：孔子“仁”为核心，孟子“仁义”并言，发展“仁政”。

政治：孔子“君君臣臣”，孟子“民贵君轻”。

作品：《论语》（微博），《孟子》（博客）

地位：孔子至圣，孟子亚圣。





《鱼我所欲也》



细读说理



精读思想



个性思辨



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
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。
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



第一层 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。**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**

比喻说理

鱼——生

熊掌——义

比喻通俗易懂，引人入胜

类比说理

舍鱼取熊掌——舍生取义

饮食“所欲”推理运用到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



第二层 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；
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

正面论证 人能“舍生取义”的原因。

“欲生”	——	“所欲甚于生”	（不苟且偷生）
“恶死”	——	“所恶甚于死”	（不贪生怕死）

孟子的“四层说理”



第三层 **如使**人之所欲莫甚于生，**则**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？**使**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，**则**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？**由是**则生而有不用也，**由是**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。**是故**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者。

反面论证 进一步论证“舍生取义的原因”

假言推理

假设：如果“欲生”、“恶死”大于一切，那么为求生避患可以无所不为。

反例：采用这种途径就可求生却不用；由此而行便可避患却不照行。

结论：有比生命更让人喜欢，比死亡更让人厌恶的东西。

孟子的“性善论”和“本心”



非独贤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。

舍生取义之心——人皆有之的本心——性善论

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，”

——《孟子·告子上》

孟子的“四层说理”



第四层 一箪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则生，弗得则死。呼尔而与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蹴尔而与之，乞人不屑也。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，万钟于我何加焉！为宫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所识穷乏者得我与？

举例说理 《礼记·檀弓下》“不食嗟来之食” 羞耻心
万钟俸禄、宫殿美妾、声名赞誉 见利忘义

孔子“君子喻于义、小人喻于利” 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

孟子“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”（《尽心上》）、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



第四层 **乡**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宫室之美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妻妾之奉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；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此之谓失其本心。

雄辩式的说理语言：

排比、反问句式

理直气壮，雄肆酣畅，增强说服力和力量。

孟子的推理艺术特色



中心论点：舍生取义，勿失本心。

第一层 比喻说理 类比说理

第二层 正面说理

第三层 反面说理 (假言推理)

第四层 举例说理

结构：层层深入，环环相扣。

思路：正反相辅相成，逻辑性严密。



演绎推理：简单判断推理（三段论）

复合判断推理（一般—个别） 假言推理

非演绎推理：归纳推理（个别—一般）

（《寡人之于国也》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……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）

类比推理

（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泰山之于丘垤，河海之于行潦，类也。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”）



慨然死节

一、崔杼弑君

太史书曰：“崔杼弑其君。”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而死者，二人。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大史尽死，执简以往。闻既书矣，乃还。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

二、二桃杀三士

公孙接、田开疆曰：“吾勇不子若，功不子逮，取桃不让，是贪也；然而不死，无勇也。”皆反其桃，挈领而死。

古冶子曰：“二子死之，冶独生之，**不仁**；耻人以言，而夸其声，**不义**；恨乎所行，不死，**无勇**。虽然，二子同桃而节，冶专其桃而宜。”亦反其桃，挈领而死。



忍辱而生

三、司马迁之生

“太上不辱先，其次不辱身，其次不辱理色，其次不辱辞令，其次屈体受辱，其次易服受辱，其次关木索、被箠楚，其次剃毛发、婴金铁受辱，其次毁肌肤、断支体受辱，最下腐刑，极矣。”

“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所如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”。

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

“每下愈况，循次九而至底”（钱钟书《管锥编》）

思考延伸：对舍生取义的思辨



舍生：历史有时不会给英雄或伟人提供其他选择，左光斗、史可法、谭嗣同因为死而实现了生命意义的不朽。

求生：死并不是人生最大的损失，虽生犹死才是。（诺曼·卡曾斯）忍辱求生可能比意气用事更难。贸然为小义而死，可能会陷入“二桃杀三士”的困境。

辩证：丈量生命意义并不靠生或死，而是人的灵魂所企及的高度和他对世界的贡献。从这个跟意义上来讲，慨然死节和忍辱求生同样。他们的生命形态截然不同，但他们的生命态度和生死观其实是高度一致的。



记得过去每读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，总是引起内心的激荡，真所谓展卷方诵，血脉已张。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饱经忧患之士。鲁迅称屈原的《离骚》：“怼世俗之浑浊，颂己身之修能，怀疑自遂古之初，直至百物之琐末，放言无惮，为前人所不敢言。”（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）他指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，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。倘用他本人的话说，这就是：“灵均将逝，脑海波起……茫洋在前，顾忌皆去。”（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）我想，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大概也是一样，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，所以才超脱于地位、名誉、个人幸福之外，好像吐丝至死的蚕、燃烧成灰的烛一样，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，义无反顾，至死方休。

——王元化《记顾准》